

承德中青年文学作品

十三家散文选

何理主编

SHI SAN JIA SAN WEN X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承德中青年文学作品选

沈文 刘晓杰 静永海 千言 张秀玲 杨不扬 杨舒鸿 蒋淑英 北板山 朱彦华 徐丽 北野 徐鼎铭

十三家散文选

何理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204-02443-X



9 787204 024430 >

十三家散文选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1168×850 1/32 印张:12.5 字数:42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04-02463-X/I·431 定价:25.00元



徐鼎铭



北野野矢
5/11
北野

北野



徐丽

朱彦华



蒋淑英



杨舒鸿



北极山





杨
丕
扬



张
秀
玲



千
言



静
永
海



刘
晓
杰



沈
文

又一道好看的风景(序)

何 理

1993年由我编选的散文集《我的意象树》，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选集选了六家中青年的作品，比较集中的展现了九十年代初承德散文创作的一个侧面，我曾在序言中称誉这是“一道好看的风景”。时隔5年，《十三家散文选》又相继问世，可以视二者为姊妹篇，从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承德中青年散文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又是一道好看的风景。

山水风貌散文的新成果。徐鼎铭的《走大滩》、《初闻虎啸》、《夜宿冰谷》、《放情苍野》等一组散文，用大写意的手法记述了丰宁坝上草原的雪谷冰洞，奇遇险境，直抒胸臆，颇有几分义胆豪情，仿佛是一组色彩斑斓的油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北野则以清帝岁举秋狝的木兰围场为描写对象，不但在《围场笔记》、《奇潭记》和《野泡子记》中，以细腻的手法记述了美丽神奇的山水风貌，还在《花谱》、《鸟鸣嚶嚶》中，记述了多种花鸟，这些作品仿佛是一幅幅生动多彩的水粉画，含蓄抒情，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他们的散文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并且有一种走进自然、拥抱自然的强烈的愿望，有的散文以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在以往的散文中很少见。

乡土家园散文的新展现。这类散文以写乡情、亲情、友情为主。八十年代承德不乏这类散文，但能写出真情的佳作并不多，有些散文主题先行，图解政策，有些散文刻意编造，虚假有余。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乡土家园散文大量出现，并且有了弃假求真的转变，在这一点上，《十三家散文选》比《我的意象树》还要突出一些。在这个选集中，各家都涉及了乡土家园题材，写的比较多的有沈文、杨不扬、杨舒鸿、静永海、张秀玲等，尽管在作品质量上还参差不齐，他们不刻意编造，追求真情实感却是共同的特点。沈文在《草囤的回忆》中，十分生动地叙述了一个远去的故事，毫无雕饰，舍弃一切供儿子读书的母亲光辉形象，真实可信，亲切感人。如果说这篇散文偏于叙述故事，将真情隐含其中，那么，杨舒鸿的《茅沟情丝》便是偏于抒情，她对故乡山土的野菜一往情深，有那么多的情丝和感悟，犹如要泻在崖下的清泉，都不是杜撰和臆造出来的，所以才有感人

的力量。

承德女性散文的新阵容。我在这里提出“承德女性散文”这个概念，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是由于，近些年来国内女性散文不断推出，当然，有影响的女性散文都是有个性，艺术风格都有特色，武华、杨林勃也是这样的女作家，以她们为代表，承德已形成一个初俱特色的女性散文作家群。《十三家散文选》有七家女性，又为承德女性散文摆出了新的阵容，徐莉、朱彦华、蒋淑英、杨舒鸿等，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她们又能以各自的笔调写自己的感受，一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的心怀和性情。值得一提的是，杨舒鸿的《弱》，徐莉的《我坐了一次轿》等作品，写出了个性，写出了心路的轨迹，产生了一定的振撼力。

一种文化散文的新态势。文化散文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前几年余秋雨来承德写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就是这种散文的代表作。《十三家散文选》中朱彦华的《关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北极山的《房山石经》，与一般的志游纪胜的散文不大一样，它更多地倾诉了一种历史文化，力图揭示出真谛，尽管篇幅没有《一个王朝的背影》那样长，也是倾向学者型的文化散文。承德中青年散文当中，这类作品颇为鲜见，应当提倡。

杂文小品的新进展。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承德的杂文小品逐渐发展起来，寇占文、刘志武都有专著面世，有时报上刊登了说到老百姓痛痒之处的某篇文章，也能在街头巷尾传诵。近年杨不扬和北极山又涉足于斯，使承德的杂文小品又有了新的进展。杨不扬在丰宁坝上当了多年的副乡、镇长，我行我素，两袖清风，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她的《害怕陪客》、《酒这东西》等杂文，写的生动犀利，入木三分，有较强的抨击作用。

张秀玲、千言、刘晓杰还很年轻，三人的散文手法各异，却都富于幻想和纯情，颇有潜力。

从总体上来说，九十年代承德的中青年散文，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向，比八十年代要丰富多彩，也耐读多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缘由有二：其一是在九十年代承德中青年散文中，所呈现出来的感受或感性丰厚多了。这点正是文学的审美性所要求的，对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得生活的感受或感性，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审美。那么，感受和感性丰厚了，是否会使作品的认识肤浅理性削弱呢？不会，因为感受和感性中就包容、涵盖着认识和理性。《草圃的回忆》、《茅沟情丝》、《我坐了一次轿》等散文，正是由于呈现出来的感受或感性是丰厚的，才会使作品俱有较深的认识和较强的理性。北极山的《雪原黑昼》，写他随“’97中国黑龙江日全食和慧星观测团”去北极村漠河观测时非同寻常的情景，对日全食整个过程的描绘生动精彩，感受和感性如同丰厚的血肉，那等

待了三十年的非凡的三分钟啊，使他何等百感交集，产生多少奇思妙想，尔后写道：

感谢这三分钟的拥有，天地、自然、人，哪一位大师曾导演出这样的杰作？黄果树瀑布，钱塘江大潮，但丁的《神曲》，海顿的《创世纪》，何曾让日月天地人遍历了这样的精神洗礼，获得了这样心灵上的凯旋？

认识和理性都包容、涵盖在感受和感性之内，产生一种厚重感，读后得到了美的感受。

其二是向心灵和个性的转移。八十年代承德中青年散文，表现“有他无我”的“一致思想”的散文不在少数，有些散文甚至有明显的新闻通讯痕迹。武华的《佛梦》和杨林勃的《采花归来》两本各有特色的散文集出版后，他们的佳作都是一些带有个性的心灵之花，这无疑是一种吸引，对承德中青年散文起到推动作用。她们一批伙伴辛勤耕耘，向心灵和个性挪移的散文不断出现，从《我的意象树》到《十三家散文选》，不乏这类散文的佳作。北野的《心灵散章》就值得一读，它包括《荷舞》、《无心之禅》和《在高原对自己的另一种解释》三章，与一些太实、太满、太露的散文相反，它的每章都虚实有致，酣畅含蓄，性情真，情调美，颇有品位。

五年前，《我的意象树》出版之际，我在序中曾提过外国名人蒙田说过人都有两重世界，一为思想世界，一为心灵世界，并把后者称为心灵的“后屋”。我想，九十年代承德中青年的散文，都应发挥各自的优势，找好各自方位，表现这个“后屋”的情景。然而，这并非一件易事，在素质和艺术上都要进一步加强修养，而如何让散文呈现出丰厚的感受和感性，乃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表现心灵和个性的一个桥梁。

九十年代的承德散文是中青年的天下。但也无须讳忌，一般和平庸的作品还占多数，上乘佳作并不太多。我由衷地期望，在跨世纪的散文创作中，不仅要产生更多的上乘佳作，而且还要产生传世的精品。任何精品也不是自封的，都是经过最公正的时间的检阅。因此，要出精品，就必须在创作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别的都是徒劳的。

1998年7月于枕山书屋

总 目 录

(1)	放情苍野	徐鼎铭
(31)	落雪的声音	北 野
(61)	女人的美	徐 莉
(91)	热河泉韵	朱彦华
(121)	远望	北极山
(151)	凡尘情节	蒋淑英
(181)	杏坡	杨舒鸿
(211)	人生百味	杨不扬
(241)	走过的地方	张秀玲
(271)	从春天到秋天	千 言
(301)	山悟	静永海
(331)	感受宁静	刘晓杰
(361)	善待这份缘	沈 文

目 录

游 品

- (3) 走大滩
- (6) 初闻虎啸
- (8) 夜宿冰谷
- (10) 放情苍野
- (12) 塞外奇树群
- (14) 写在汨罗江畔
- (15) 写在斯诺墓前
- (16) 写在赵一曼铜像前

乡音乡情

- (17) 冰弦
- (19) 冰屋
- (21) 木兰月
- (23) 巴赫在音乐的底部等我

献给少男少女

- (24) 爱之韵
- (26) 爱之迷
- (28) 爱之旅
- (29) 爱之魂

放情苍野

徐鼎铭

小 传

生于1966年5月15日，男，满族。现供职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

已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及报告文学30余万字。

什么是诗、散文、散文诗，从来没闹明白，叫什么无所谓，关键是作品本身。非要取个名，也不难：诗是羊在圈里，散文诗是羊在狭且深的山谷中，散文是把羊散放在山坡上，让它们悠然自在地啃草儿，但不能拆帮儿，拆了帮儿，牧羊人还要提着灯笼，连夜找回。

如此而已。

目 录

游 品

- (3) 走大滩
- (6) 初闻虎啸
- (8) 夜宿冰谷
- (10) 放情苍野
- (12) 塞外奇树群
- (14) 写在汨罗江畔
- (15) 写在斯诺墓前
- (16) 写在赵一曼铜像前

乡音乡情

- (17) 冰孩
- (19) 冰屋
- (21) 木兰月
- (23) 巴赫在音乐的底部等我

献给少男少女

- (24) 爱之韵
- (26) 爱之迷
- (28) 爱之旅
- (29) 爱之魂

走 大 滩

过了小坝子，山便愈发雄奇得庄重，涧也愈发幽深得凄迷，而天却高远得使人空寂，碧蓝的极处，黑色的鹰影在忽隐忽现地盘旋。我知道，我已到了塞外群山的最深处，到了千里燕地最偏僻的一隅，再往前走，就是接坝林区。这时我的心时而被一翼斜出、虬枝朦胧的迎客松举上云端，时而被漠漠荒野中盘踞如虎的卧牛石扯回谷底，而呼啸的山风夹杂着雪片将大衣拼命地撕扯，一股戍边将士特有的情绪便全然涌上心头。

时火云临天，日已西斜，我便加快了脚步，终于被一阵雄壮的驴鸣引入一个小村庄。村庄里一律短短的柴扉，一律仄仄的石墙，不见一处深宅大院，在一处半遮半散的碾棚旁，我遇到了一位鹤发童颜、银髯飘摆的老人，没过三言五语，我们已如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相抚相携着走进了他的家门。沾了满手满脸面粉的年轻女子，也相跟着回到了家，不用老人吩咐，便自去了厨房，哗哗剥剥地升起火，当当地切起菜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三碟五碗便上了桌，酒也翻开着斟入酒杯。见一家人这般真诚，我也不再客套，便与老人轻酌慢饮起来。席间，我们谈起了早日的匪患和今日的太平，老人感慨万端。当得知我要写一部关于匪患的书后，便如遇了知己，当即命那年轻女子，将小杯撤下换作大盏，要与我畅饮五盏，我不忍扫老人的兴，咬牙与老人连干了五盏。五盏酒下肚，我已行云翔雾，如坐飞船，而老人却稳如盘石，安若泰山，细捻着须髯，倾珠泻玉，滔滔不绝地为我讲起了王大刀、荣三点、刘黑七；阎王队、喇嘛队、赵针队^①以及同他们作殊死搏斗的陈道明、郭小川、胡广义和亲临塞罕坝、大滩、草原的聂荣

^① 王大刀、荣三点、刘黑七均为土匪头目；喇嘛队、阎王队、赵针队均为土匪组织。

臻、冯玉祥。当讲到土匪“粗砸、细砸、烙坎肩、拖茬子、钉指尖、溜人心、喝人脑”^①等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行径时，老人气得周身发抖、须眉乱颤，我也气冲斗牛、义愤填膺。

我们边饮边谈，一直到天明。

次日，我满载沉重与老人辞行，他神情肃穆，泪花飞溅，拉着我的手说前路绵亘数十里没有人家，路野林深，时有野兽出没，步行上坝，怕有闪失。硬要用他的驴车送我，我婉言谢绝之后，老人送出三里之外，我也落了泪。

第一次只身漂泊，我决计要步行，要用真实的双脚去步量这塞野深山的旷达与广博，用整个身心去感受这片土地的厚重与神秘，用全部意志去探寻求索路上的凶险与真味，我继续步行北上。

然而自木兰围场一路步行而来，曲折已有数百里路，我的双脚早已磨出水泡，双腿也渐粗渐肿，每走一步都会增加一份痛楚。起初我沿着老人指点的道路走，可行至中午我不由一惊，我发现了几种野兽的爪印和粪便，举目四望，我早已偏离了老人指示的道路，而置身于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了。

我判断一下方向，开始朝原路走。可连翻了几道梁后，不但没找到那条宽阔的路，反而逼近了一条大峡谷。

这条峡谷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两边陡峭的山崖，仿佛两扇巨大的石门，随时可能紧紧关拢，将人压挤其中成为肉饼，我在峡谷进口徘徊良久，还是走了进去。没走几步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气扑来，我下意识地打住脚，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紧紧握在手中。但寒风过后，并没有什么动静。我抬头看天，天已成为一条蜿蜒的细蛇，好象还在慢慢蠕动，我真怕它突然当空垂下缠住我的脖子，我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这时我已饥肠辘辘，便取出老人为我带来的山鸡、牛肉和米酒，边食边饮边走……

当我几经周折，终于以胜者的姿态站在白雪皑皑、粉妆玉砌的世界里，站在聂荣臻元帅曾跃马扬刀、冯玉祥将军曾挥戈纵戟的塞外高原之上时，已是离开老人的第四天早晨。

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三昼夜的奔波寒苦过于疲乏，我直觉一种巨大的力

^① 粗砸、细砸、烙坎肩、拖茬子等是土匪惨害、折磨百姓特别是剿匪官兵、农会干部的残酷手段。精砸：用乱石迅速把人砸死。细砸：用绳子缚住四肢并拉直，使人呈“大”字形平躺在地上，然后从指、趾尖开始，用石头由外向内砸，直至把人慢慢折磨死。烙坎肩：用烧红的烙铁在人身上烫出一个坎肩（与马夹相似的衣服）的形状。拖茬子：把衣服剥光，用绳子拴住双脚，用人或畜拉着，在收割后满是锋利茬子的谷地、玉米地或高粱地里拖。

量向我压来，眼前金星乱晃，双腿酥软麻木，瘫倒在杳无人烟、茫茫无际的雪海中，我几乎用出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没能站起来，好在我的神智尚还清醒，我开始在雪地上慢慢地爬行……

第一个发现我的是一个牧马人的一只猎狗，我发现它时以为它是一只狼。但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那一幕没有发生。它围着我转了三圈后，叨走了我的一只手套。过了一段时间，在猎狗的带领下，牧马人赶来，用他的坐骑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

在牧马人家的热炕头上，我喝了三碗姜汤之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我恢复了精力，从牧马人的口中得知这个村庄就是大滩镇，而我此行要找的那位老人已于一年前辞世，救我的那只名唤“雪豹”的猎狗就是老人生前训练过的，它已经四十三岁，是老人生前训练的六只猎狗中唯一幸存至今的。他还告诉我，在老人最后的一段时光里，视若生命的除“雪豹”外，还有一幅字，后来我在老人生前的卧室里见到了它，上面写着：“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于滦沱河永定河滦河潮河凯歌高奏鸣绿江。”①字幅上无印章也无落款，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瘦硬劲挺、力透纸背。望着这犹如梅枝和利剑组成的文字，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道七彩长虹。

在大滩的后几天里我还听到了许多优美、悲壮的故事，但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遗憾，因为有许多更优美、更悲壮的故事已被许多可钦可敬的人们带进了黄土。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故事的精华已在黄土中扎下深根。

① 文中的字幅内容是1943年1月聂荣臻元帅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题辞，在此之前之后聂帅都到过滩，字幅是否为聂帅手迹，还有待考证。

初闻虎啸

丁卯为我初涉文坛之年，为对山水形胜民俗民情人文历史能有深切的感受，腊八过后我便告别了家人一头扎进了深山里。经数十日的奔波，到了丰宁小坝子。由于急于要到大滩和草原，我没敢在小坝子停留，第二天鸡刚报晓，我即匆匆上了路。

在旷达幽寂的深山涧谷中奔走，在缄默萧森的苍野莽林中疾行，虽眼前的一峰一石、一草一木都能引发人的奇思妙想，逗引人的万端情思，但我却不敢过多地刻心留意，生怕被哪株古松偃去了心魄或被哪道巨崖勾住了魂灵，以致在天黑之前走不出这大野莽林。

然而，当我几经曲折置身于一道大峡谷时，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我除了听到嘤嘤的鸟叫和咕咕的鸽鸣以外，还听到了一声憾天动地的钟宏长啸。当下高崖松上的鸟雀敛气息声，几枚松塔扑簌簌落下，我心里一阵发紧，手心里沁出了一层冷汗，足足三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为什么，当听到第二声长啸时，我竟产生了一种透彻肺腑的酣畅与轻爽。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听到过虎啸，对走兽众声也不辨一二，但今日之声我断言定是虎啸，因为我从那声长啸中听出了震慑众生的雄威与气魄，听出了纵横霄汉的磅礴与恢宏。在我所涉猎到的全部作品中，对虎的描写几乎都是威猛有加而仁慈不足，可我却始终认为它既有凶悍傲岸的一面，亦有大仁大慈的一面。

这大概与幼时一事有关。家父喜诗文爱收藏，在他几乎用全部积蓄珍存下来的几箱书画中，有几幅视若命根子的古画，其中一幅《百兽图》据他说是高剑父的真迹。在文化被毁的年月，家父闻风，便将几箱书画藏于后山岩洞。藏画之前，他对几幅古画做了精心包装，我见到了《百兽图》，倍感亲切。父亲离家被关之时，我偷偷溜入岩洞，将《百兽图》取出。画中百兽内有二虎，一母一仔，幼虎憨态可掬，正急于觅乳，其母似离似即，在全心逗爱。二虎一侧有一狸，已看得痴呆，却相安无事。我爱不释手，又不敢将整幅画带出，便把二虎及狸剪下，将开了天窗的《百兽图》仍放原处。后来父藏书事破，几箱书画全部被毁，唯有二

虎及狸我珍藏至今。父因几箱书画受尽苦楚，现在提及仍老泪纵横，痛到极处便怪我不多“偷”出几幅，即便把《百兽图》整幅偷出，也是一安慰，我亦悔之不及，便将残片还他，他精心裱了，常望着发呆。我对画面已过目千遍，谙熟于心，私下常想：“真虎出山、未必遭难，狼蛇当道，才有大险。”这大概就是我感到酣畅与轻爽的缘故吧！事已至此，时已至此，我倒真想见一见“山君”临野、百兽臣服的场面了。遂款步踱至一磐石之上耳不杂听、目不旁骛、恹意安闲，端坐起来。心里暗想：“施老夫子，你虽不畏露寒日蒸不惧禽困鸟啄忘情忘我观那吊睛白额大虫的一扑一剪一跃一腾，而毕竟还能将那有掩有蔽的草棚筑于树上，而今在这天寒地坼的冰涧雪谷，步你足尘的后生却端坐于这无遮无拦的巨石之上，静待兽王显形，探囊取食了。”

我在磐石之上静坐良久，仍不见兽王显形，心里便空落起来，遥望天际，一轮纤尘不染的满月已悬于皓空，我开始感到周身的寒冷麻木和腹中的饥饿难熬，看来今天要寻到一个温暖的宿处已然不易，那么只好穷做穷思，达做达想，顺其自然了，我活动了一下手脚，尚能动弹得了，便起身向那峡谷深处走去，向那虎啸的声源走去。

1989年1月28日 丰宁